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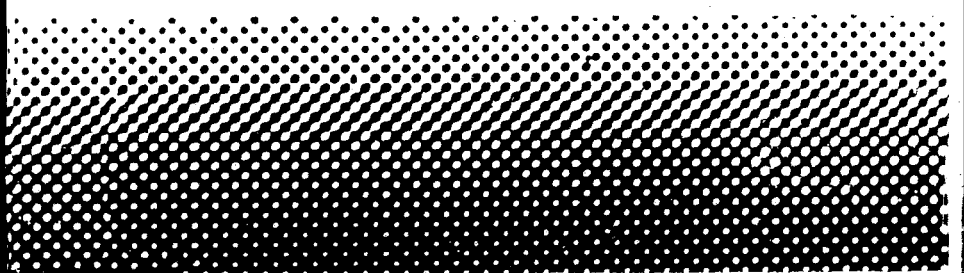
ESCAPE / 张宝发 著

逃亡

解放军出版社

逃 亡

• 张 宝 发 •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逃 亡

张宝发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6.5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100

ISBN 7-5065-0214-3/I·30

统一书号: 10185·218 定价: 1.95元



《逃亡》是一个过程，
它已经过去，已经不复存在；
无数形形色色、转瞬即逝的
“过程”构成人的一生。人
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处于
变动不息的过程中，永远不
会是原来那个样子。从这个
意义上说，人每时每刻都是
自身的“超越体”，每时每
刻都在超越自己。

悟室发

作者小传

张宝发，男，1948年3月生于上海市。上海青年作家。

1964年毕业于上海市民立中学，1965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阿克苏7团工作，历时10余年。

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新疆分会，1981年转入上海作协。曾在《收获》、《上海文学》、《现代作家》、《文汇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30余篇。中篇小说《艾依克》、《奇境》等受到上海和北京评论界的好评。短篇小说《团聚》获新疆30周年优秀小说奖。《逃亡》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一夜，我迷迷糊糊，象做了许多梦又象什么梦也没有做。醒来人晕乎乎。时间还早，窗外黑洞洞，静透了。这是什么地方？也不去管它了。我摸到枕边的火柴，点亮油灯。同屋的两人一骨碌同时从铺上坐起，投来极怪的目光。他们是谁？我不明白我要干什么。我觉得我的身体很轻很飘很虚空，象不是自己的躯壳。我穿上两件厚绒衫、一件黑毛衣，甩开被子，坐到铺沿。你到哪儿去？我不太清楚。同屋那两个家伙翕动着嘴唇，絮絮叨叨。他们嘀咕什么？我怎么听不清楚他们说话的声音？我套上厚绒裤、哗叽裤、军便裤，我把能穿上的全部穿上。我蹬掉脚下的黄帆布大头棉鞋。这双兵团发的棉鞋极为笨重，炸裂的口子露出狰狞的破絮。穿着它跑不快，妨碍我的行动。我穿上两双单袜，脚使劲塞进一双单鞋。就这样还会冻脚的。但我要跑，跑来跑去，就不一定会冻着。我穿上蓝卡其中山装，外加两件单便装。路上全仗它们了。我想靠它们换钱，靠它们活命。哦，路上……

我把一条花尼龙头巾缠绕在脖颈上，这样风钻不透，这样暖和。这条头巾是海琴送给我的。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的影子出现了，又很快消失。

我穿好短风雪大衣，活动活动手腕。腕上几圈紫红色淤

血伤痕有些针扎一般的痛。胸背火辣辣，绷紧着。不过，总算能行动了。我把两个玉米馍和一只大口罩放进口袋。戴上雷锋帽，放下掩耳，扎紧帽带。最后，披上兵团发的军便棉袄。

奇怪的是我极为平静。醒后的一连串动作都很轻松很从容，不象是行将冒险逃亡的人，不象是我陈尚音，倒象是另外一个人。

同房的阿龙突然从铺上跳下来冲到我跟前，他扳住我的衣领，摇晃着我说：“你真的要走啦？”

我怔怔地望着他。我能跑得了吗？我说：“我真的要走了。”我只有逃跑，要不，我就会被判刑。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你跑得掉吗？”仁义坐在铺上问，他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跑得掉。”我想，我跑得掉。

阿龙说：“万一给他们抓住，会把你往死里揍……”他的脸胡乱抽搐。

“他们抓不住我。”我想，他们抓不住我。

阿龙僵凝住了。仁义待在铺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其实，他们巴不得我跑，巴不得我跑掉。总得有人率先去砸碎这间牢房。不是吗？

我一耸军便棉袄，松松筋骨。我对我的铺盖和破皮箱努努嘴，说：“把我的东西都分掉好了（我能活着出去，活着回来吗？），给排骨一份（他出卖了我，但我原谅他了）。我走了（你要镇静，别伤感），他们查问，你们就说，他上戈壁滩打柴去了！到了晚上，你们就去报告，说我怎么还没回来。就这样了，再见（但愿如此）！”我对他们一挥手，

推门出去。

外面黑蒙蒙，晨雾浓重。冰冷，风刮脸，却不觉得疼。

公路对面一排兵营式的平房没有一丝活气。屋外也一片寂然。夜里，看守我的两个岗哨就住在对面第一间屋里。我瞅了一眼，不见动静。公路上泛着盐碱的白花。林带里的小白杨瘦瘦秃秃。枯叶在路沟里鬼似的窸窣作响。被他们发现就完蛋了。毒揍一顿免不了。驴尿制的软鞭散发出野蛮的腥气，刷刷地钻透皮肉。我闻到鲜血的甜味，一阵悸栗。如果我没估计错，现在正是夜班下岗、日班岗哨还没睡醒的最佳时间。我站在门槛外仅几秒钟，我吃准了，便横下心，拔腿就跑。

我猫似的闪到山墙脚下。往武装一连去的路口上有一座牌楼，活象鬼门关。四处不见人影。牌楼上六七面彩旗，怵怵舞动，似招魂的幡。我悠然穿过牌楼。忽见一条人影从横里斜过来。我猛然刹住，出不了气。黑影拱到我身旁，喷出一股白雾，直热到我脸腮上。雾里依稀呈现一张锅底般黑的脸。换一个人准被吓得灵魂出窍。关于这张脸，团场里流传着一句话：一个人不敢看，两个人看还要提颗手榴弹。他和我编在一个“牛鬼蛇神”班。“噢噢噢……”那脸结巴着，“今早起，天天不读？”“你昏头了！”我立即煞断他的话头，“这么早，回家去待着！我上戈壁滩打柴！”说着，我扳过他的肩膀，往前一推，这个原国民党的上校军医被我送回原路。黑影满腹狐疑地缓缓移去。他原先是直属连连长，人还不错，而且我几次帮他写过交待书，他不会去告密。

我毫不迟疑、迅疾地穿过武装一连旁边的小路。他们绝想不到我会从这条小路逃跑。可以看见不远处武器库房前的灯光。两个持枪的哨兵穿着长皮大衣缩紧着脑袋，在原地踱来

踱去。哨兵和巡夜的人绝想不到我会从他们眼皮下逃跑。小路的另一边有一座地窝子，象一座巨大的坟茔。地窝子顶上荒草凄凄，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地窝子里似有人在窃窃私语。我反正横下了心，便也毫无惧色。

我径直跑到我们连。马号、牲畜棚里有一片油灯光。大约是丁老汉在给牲口添料。他倒勤快，起得这么早。丁老汉原是西北野战军二军五师的一个侦察排长，人极为鬼灵，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落了个喂牲口的差使，但却与我交情甚厚。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后，他也从不避嫌，绝对“侦察”不到我头上。我尽量放轻脚步。马号外的两大堆褐色的厩肥散发着一股热酸气，木桩上拴着我平时使唤的小灰牛。这是昨夜和丁老汉说好的，他果然提前把它拉出了圈。我迅即把我的那辆牛车推入松垮垮的麦草垛里，遮盖上一层麦草。等他们发现时，我已经远走高飞了。我解开缰绳，吆着小灰牛，隐入马号后面的引水渠里。

干涸的水渠里，枯草没顶，刷刷响了一阵后，我便吆着小灰牛远去了。

至此，一切都按我的预谋进行着。我终于跑了。他们绝料不到，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逃跑？我跑了！如有人发觉，我就说小灰牛跑了，我撵牛哩！

我牵着缰绳，撵着小灰牛在水渠里拼命跑。干枯的芦苇噼里啪啦被踩断，向两边倒去。过后，芦苇又慢慢弓起来，窸窸窣窣，象鬼似的跟在后头。我老回头瞧，老没见什么。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

引渠七拐八拐，穿过武装一连的冬麦田，引伸到碱湖边。冬麦田上披着一层白森的霜花，碱湖上黑黝黝。湖上的毛腊丛和湖水冻凝在一起。我牵着小灰牛插进毛腊丛。

湖滩上，老牛圈的废墟仍然一片焦黑，仅仅剩下半截铃铛刺篱笆，黑黝黝的，枯立着，活象是罪证。篱笆后，影影绰绰，岚气浮荡，似隐游着数百头老牛的亡灵。谁烧的这把火？摆下了一个火牛阵，遗下这个猜不透的谜，害得我活遭罪。篱笆前，一株枯焦的树活象一个人影，斜伸出一条瘦嶙嶙的枝干，直指废墟。它仿佛指着冥冥中的纵火者，却难以启齿。小灰牛似乎闻着了什么不祥的气息，猛地乱蹦乱跳。我扯紧缰绳吆喝，却怎么也勒不住它。随它去，好在它的方向没跑错。

小灰牛奔向泰西滩。“老子死尿了，埋到泰西滩。”这是团场里流行的一句话。“你狗日的想去泰西滩！”那是想找死。

我是想找死，我在找死吗？

泰西滩，一片深褐色的死碱地。脚踩下去，噗哧噗哧响，碱壳塌落在酥松的风化土层里。到处隆起一堆堆阴冷的小土丘，土丘表层上一簇簇寒凛凛的白碱花。你在找死！你在找死！仿佛从每一堆土丘下都传出这一句恐怖的话来。而那一簇簇白碱花纹仿佛是献给我的祭品。我毛骨悚然。我决不能葬身泰西滩，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活下去。只要活着。活着就好了。一切都会过去。只要坚持活下去。要逃跑，要跑出去，不能被他们抓住！这片乱坟岗，墓碑也没一块，只有一二木牌横在墓丘前。有几处坟墓已被野猪拱平，野狗刨出了一个个洼坑。这里那里，白莹莹绿莹莹蓝莹莹的磷火贴着坟墓飘忽、摇曳。小灰牛在乱坟岗间乱窜，折腾得我缓不过气。这里除了鬼魂，白天也难见活人。我这才稳住神，牵着小灰牛悠悠转。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人到了这一步，害怕也没用。天墨黑，不见星光。黑暗沉甸甸地压迫泰

西滩，和死碱地融成一片。磷火忽闪忽闪一窜一窜，似被什么牵系着，老围着我兜圈。待我挨近，它便荡移，扰人心神。我压住魂魄，不为所动。蓦地，窜出一条野狗，灰乎乎的，鬼头鬼脑，衔着一块人股骨，急急晃过，悠然潜入暗中。我脚一磕碰，勾眼见一具魑魅般的头骷髅，黑森森的眼洞无言默对着我。我极坦然，仿佛是旧识，那骷髅的阴影处也显得柔和了，似为几分羞意。我把它拨进坑里，勾些土葬了。都是这些年的冤鬼，活着遭罪，死了也不安宁。说不定是被逼吊死在粮库里的梅雪珍的骷髅骨吧，那小小的脸蛋儿！我头皮猛然抽紧，赶紧往四下里莫名地张望。她不就葬在泰西滩吗？暗中的野狗突然凄厉地长泣，一阵紧似一阵。磷火粼粼地鬼抖，墨夜颤栗起来，坟墓上的白碱花瑟瑟抖落。梅、梅、梅……。我脊背上森凉，牵着小灰牛猛跑。身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气，推助着，我扭过头，恍然见无数轻盈盈盈的人影，忽隐忽现。梅梅梅……。小灰牛愈跑愈快。

我被它扯着飞似的奔出了泰西滩，进入一片苜蓿地。我松手脱开缰绳。小灰牛脱颖似的畅跑起来。我的伙计，跑吧！过上一天自由自在的日子吧！天黑了，你自己回马号去吧。到那时，我已经远去阿克苏了。即使他们知道我跑了，要抓也不容易了。小灰牛忽然停住，它扭头瞅我。真是有灵性的东西。走吧，小灰牛，再见！它仿佛感应到了，便摆摆脑袋，悠然消失在冬日灰黑的田野里。

我隐遁到苜蓿地旁边的总排碱渠里。这条排碱渠有两人深，渠底冰冻。渠坡上的枯草密密层层。我潜在草丛里往前跑，他们绝发现不了。他们怎么也料不到我会选择这一条路线。总排碱渠一直通往水磨边上的劳改四连。穿过水磨上的总干渠，就是哈拉它沙包，插过沙丘群，就能到达塔里木公

路上的六十八公里兵站——我逃亡路上的第一站。

天还没亮。天亮还早呢。头顶上呈现一溜暗蓝色的天幕，星光稀朗。我在深深的渠底穿行，象一只土拨鼠。世界变得离我很遥远，这条荒草没顶的幽深的甬道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象步入地壳深处，感到无限孤寂悲凉，只有嚓嚓嚓的脚步声伴随着我。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到六十八公里兵站。然后，登上行驶中的汽车，才能逃脱他们的第一道罗网。只要途中不被他们拦截住，只要能闯过前头劳改四连这一关，我便能实现逃亡的第一个目标。

昨夜气象预报：今晨零下十五度。但我头上却冒出白雾热气。雷锋帽早已湿透。身上的汗水渗透了两件厚绒衫。人沉甸甸，负担愈来愈沉重。穿得实在太多，真想扔掉几件，但不能扔。我身无分文，逃亡路上全仗它们了。你往哪儿逃？要活命，现在回去还来得及。赶紧跑回苜蓿地，撵上小灰牛，回去向他们报告：套车时小灰牛跑了。跑回泰西滩！泰西滩、泰西滩……不！我受够了！别人能忍受，我不行！我决不能再忍受屈辱！只要一回头，多少个日夜的策划便毁于一旦。不，不能！我要逃跑，到处流亡，寻找伸张正义的机会。我逃跑了，便给团里上千的冤犯生出一线光亮。我不信偌大的世界没有容我陈尚音一席之地。我夹紧军便袄，提着雷锋帽，终于跑到总排渠尽头。我要搏一搏，用自己的生命。

我爬上渠坡，就见到了水磨的灯光。我立即扑倒在渠边的枯草丛里。宽阔的总干渠横亘在前头。水磨那栋建筑的窗洞里有几个“黑老三”（我们团场里有数千名劳改、劳教和刑满释放人员，当时统称他们为黑老三）的背影，鬼似的蠕动着。离水磨不远处，有一座二层楼高的

圆柱形的岗楼。岗楼上架着两具探照灯。灯边隐隐可辨一挺机枪。在探照灯光柱下，可见数十栋灰白色畜笼式的平房，悄然无声地死卧着，象一口口巨大的棺材。四周圈着一人高的铁丝网。这就是新建的劳改四连，关押的全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的各种犯人。我如果不逃跑，也即将被装进其中一间畜笼。他们决不会饶过我，我也不需要他们的宽恕。探照灯惨白的光柱扫射着一间间死寂的畜笼。我的好几个朋友、熟人，为了一句话、一本日记便被投入这一间间灰白色的畜笼。此刻，他们都在里面做长夜中的最后一个恶梦吧！“我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将我和这口活棺材一起烧掉，我愿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我抿紧嘴唇，凝望着劳改四连，不由想起前人的这几句话。

探照灯明晃晃的光柱偶尔扫到水磨上。我得避开磨房里“黑老三”的视线和这光柱。我在枯草丛中匍匐前移，逐渐靠近总干渠。跨过总干渠，就是哈拉它沙包区了。我的动作一定要迅捷。我深深吸一口气，屏足神，瞅准时机，象一只野兔，三步两步窜过冰封的总干渠，又迅即滚到渠堤下。这过程仅仅几秒钟就完成了。当我从地下站起来时，劳改四连的警犬才闻到异常气息，狂乱地吠鸣。探照灯光柱扫射过来。但已经迟了。实在对不起，老子走了。我心怦怦跳着，一头钻进哈拉它沙丘群落。

一座座金字塔形的沙丘灰蒙蒙、暗苍苍，错落起伏，线条模糊，融入黛青色天穹。我扭头看，身后沙丘豁口处，还能见到水磨的灯光，探照灯惨淡的光柱掠过沙峰，警犬仍猎猎吠个不停。他们或许以为是一群黄羊或是野猪什么窜过哩。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我。谁也不知道我这条逃亡的路线。自从所谓“牛圈纵火案”案发后，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抗

农场革委会的专政。难道还有谁能跑出革委会的一统天下？我不知道能不能跑掉。但我还是要跑。同屋的阿龙早知道我要跑。现在仁义也知道我跑了，他会不会马上去告密？阿龙决不会去告密，这我相信，但仁义却很可能告密，他已经被革委会内定判刑五年，很快就要执行，他会妄想将功赎罪。我有这种预感。

仁义推开群众专政办公室的门叫嚷：“陈尚音逃跑啦！”“什么？”办公室里开了锅，“这小子玩命啦！”他们出动马队，一个个凶悍的群专队队员，挎上上了刺刀的步枪，分兵几路，四出追击。

“看这狗崽子往哪个×窟窿眼里钻？”

“日他先人板板！老子逮住这反革命娃子，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剁成肉丸子！”

“格老子，割了这混帐东西的鸡巴蛋喂狗！”

他们已经出动了。我仿佛看到他们已经出动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在沙丘间跋涉，全凭着天际微弱的北斗星光辨别方位。路是没有的，全得靠摸索，又极难行，还不能停歇。一定要在天亮前赶到六十八公里兵站，搭上去阿克苏的汽车。要不就完蛋。一旦他们醒悟，就会放出警犬在哈拉它沙丘中搜捕。那样，方圆几十公里的戈壁滩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我急汗乱冒，厚绒裤也浸湿透，腿发软，一步也迈不动了，但还是要往前挪。坐下歇口气吧，我真想坐下歇口气。你千万不能坐下，你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我想起西野一个老战士告诉我，他们进军新疆、穿越祁连山时，许多人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我咬紧牙。我不能坐下。我一坐下就完蛋了。

我穿行到一条窄窄的沙谷里，两边的沙崖似要塌落，将我埋葬。头上铅灰色的云絮忽然遮住星宿。北斗星没有了，北斗星哪里去了？方向，啊，方向呢？方向在哪里？方向没有了！我顿感到极度惶恐。我在沙谷底转悠，我急得团团乱兜。我被困住了。我被困在一个远离人群远离世界的死谷里。妈妈！我愈想愈觉得不对头，仿佛这是一种不祥的命运的暗示。我愈想愈觉得偏离了塔里木公路。我的心往下坠、往下坠，魂游离躯壳。

突然，前面出现了两条极高魁的人影。象童话中的巨人似的，合在一起又象一堵黑墙，封住了沙谷的去路。我完了。勾魂的死神出现，我人冰冷。“黑墙”渐渐逼近，我无处隐蔽。拼命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原来，这是两个披着光板老羊皮袄的人。他们是谁？来抓我的吗？我心一横，投去目光。他们头戴羊皮好汉帽，帽上还停栖着一只猎鹰，古怪极了，怪不得远看象巨人。

“尼玛呆到（维语：干什么）？”他们是维吾尔族猎人。

“玛伍（我是）兵团的嘛！”我松口气，问他俩从哪儿来。

“六十八公里兵站嘛！”他们停住，指指我脖颈上的花尼龙头巾，“萨达到买到（卖不卖）？”

“萨达到萨达到（卖卖）！”我心里一喜。我正想换几个钱呢。

“来几卜罗（多少钱）？”

“湿（十）元！”

“倍西元萨达到买到（五元钱卖不卖）？”

“萨达到萨达到（卖卖）！”我忙解下尼龙头巾，接过

钱，拔腿就跑。我很满意这笔交易。我边跑边转脸说：“热合卖提，热合卖提（谢谢）！”

“刹郎（傻瓜）！”他们冲着我的背朗声笑骂，“刹郎刹郎！”

他们是笑我举止古怪，还是笑我贱卖了这条高级尼龙头巾，我都不在乎。我还是要说一声“热合卖提”。我感谢他们使我口袋里有了倍西元钱。我更感谢他们给我留下了两串深深的脚印，使我寻找回了失落的方向。愿真主保佑你们这两个仿佛从天而落的沙丘中的夜行人。

我踩着他们的脚印拼命往前跑。两边的沙崖不时地大块大块塌落。细沙灌满我的鞋，我也顾不上停下清除。我脚板已经感觉不到疼。我终于找到了方向。我拖着沉重的沙鞋拼命地赶路。腹中空了，便掏出硬邦邦的玉米馍啃嚼。啃完玉米馍，我添了不少劲，脚步愈移愈快。

天渐渐呈淡灰色。沙丘的轮廓也愈趋明晰。我终于走到了哈拉它沙包地边缘。挨近农场公路和塔里木公路衔接处时我又忐忑不安：路上会有伏兵吗？我得穿过农场公路，再穿过一片碱湖，就靠近了六十八公里兵站。

我见到积满灰白色尘土的公路时，人胡乱颤栗，竟憋不住要屙屎。路上悄悄然。路边有一丛高大的红柳。隐隐听到塔里木公路上汽车呼啸行驶的声音。我血涌脑门。我在路边的一个沙坑里蹲下，几分钟后，人轻松了许多。

这时，突然从团场方向传来沙沙的响声。我赶紧提上裤子，扑到沙坑坡上。路边的红柳顿时被飞扬的沙尘湮没。旋即，一辆解放牌汽车疾驶而来。车厢上站着团部群众专政队的十几条蛮汉，个个摩拳擦掌，气宇轩昂，注视着前方。他们肯定是来追捕我的。究竟是谁告的密？他们的目标

往右下一偏，就能发现我。好险呀。我脊背森凉，长长出了口气。汽车眨眼就晃过。我的胸口仿佛卡了一颗花生米，闷闷的。我匍匐着挪到红柳丛边。汽车完全消失。我便箭似的窜过公路，一头扎进碱湖的毛腊草丛间。我尚未缓过神来，昏昏迷迷地往兵站方向跑。一步之差啊。我是一条幸运的漏网之鱼。

我站在碱湖边缘、焦黄的毛腊草丛中。我看见了六十八公里兵站几栋灰暗色的土平房，看见了兵站靠我这一端公路边的那株高耸入云的古胡杨树旁的两间破茅屋。哦到了，终于到了！兵站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浓黑的烟，袅袅地化入冷漠的蛋青的空中。四周晨岚迷离，天边刚刚泛出鱼肚白。古胡杨光秃秃的树杈上栖息着一大群寒鸦，哇啦哇啦地聒噪，触目惊心，似噪落一天阴霾，纷纷迫近我的头顶。我喉头哽咽，酸味上涌，又硬咽下去。妈的，鬼鸦！莫信这兆头！我敛住神。团场的那辆汽车会不会潜蛰在兵站后院？黑洞洞的枪口钻出窗户，只等我出现便砰砰乱放。我倒在血泊中，他们一哄而出，踢着我的尸躯咒骂：“狗崽子！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哧的冷笑：看吧，到底是鱼死还是网破！

古胡杨、茅屋、兵站凛然地肃立着。寒鸦噪久了，便止歇。我看好地形，顺着湖滩洼地弯腰眯溜过去，挨到茅屋后墙。屏息听。茅屋里没有动静，便断然闪进去。我在茅屋前墙拨开一条缝隙，往外观察。兵站外空无一人。兵站的窗户都被棉帘封死。饭厅里传出微弱的声息。他们不象潜伏在兵站里。他们的汽车怕是急驶往阿克苏去了。你们着什么急？稍停一下嘛，不就逮住我了吗？你别得意得太早，你现在进退两难。茅屋外的天空正在渐渐发白，寒鸦又不住聒噪。待到天大亮，来往过客车辆一多，你还能隐匿住吗？他们的汽车驶走，必定布下耳目的。兵站里的坐探也不会少。死还是